

而奇光煥發一室之內纖毫盡辨先生與晦之說談於室內寒氣逼人如在半天矣及曉將別先生以杖畫其庭塵土暝晦視其所居則崖壑萬仞叢林參天前有積水目之無極晦之與先生立于水濱驚悸嘆駭今日之觀豈非仙家一夕人世千年先生笑曰吾以為煨耳振衣揮斥逡巡即門庭如舊晦之馳去莫敢顧盼矣

趙郎

趙郎左慈等皆以氣禁水水為之逆流一二丈又於茅屋然火焚物物熱而茅屋不然以一大釘釘入柱七八寸以氣吹之釘即踴射而出燒百沸湯以百許錢投中令人一一探澆取錢而手不灼爛禁水著中庭露之大寒不冰又能禁一里中使灼者不熱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四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五

鑰三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進編修

王履冰

王履冰本未明大道亦不知修行大丹之法惟偶得上清寶經太素真人隱朝禮額上法常以每月各日其夕入靜室燒香北面修行祝之秘行之三十年得乘雲駕欲昇入玄洲其李仲子趙雙成范叔及管平阿李順賢延安生等皆得此道修動不替俱為真仙或處玄洲或昇崑崙之傍或登三元之宮矣

岑道頌

岑道頌江陵人也萬州兩傍多大山江之南林壑尤虛遠有巖磴然甚大隋末先生避難泝三峽至此愛之遂隱巖下常食黃精時百餘歲膚若冰雪浩然莫見喜愠積二十年晚迹而去唐太宗貞觀十八年臨江商人至廣陵將還見老人儀冠甚偉以香鉢兩囑商人往先生巖然之商人歸偶忘焉舟抵湖灘濤波雷怒不可止商人方驚悟返詣巖然香已而鼓柁平行更無留礙德宗貞元中監察御

史段文昌曰先生浩劫士也何乃疎動觀聽為神奇探其贖當以浮世聾聵不省至道故以感發之宋神宗熙寧十年本州禱雨即應太守聞於朝詔封虛鑿真人

王順

王順採藥於終南山得道今終南山有王順峯靈應昭彰至今不絕

吉留馨

膠東有異人不知姓名常歌舞於市曰吉留馨後於市中白日乘雲而去

王賈

王賈在東海山中詣神仙胡毋丘力君受太極上元年紀之術服朱草神芝得仙其山在海中望之甚近而不可到山上多木芝靈木神草蒼靈龍龜天地奇物不可名字洞中有河洛元命曆等書

王叔明

王叔明不知何所人也少好道居華陽山北與鮑元洽同志修道不知感遇何仙修習何術未顯其事皆得仙去

唐若山

唐若山魯郡人也唐睿宗先天中歷官尚書  
 郎連典劇郡玄宗開元中出守潤州頗有惠  
 政遠近稱之若山常好長生之道第若水為  
 衡嶽道士得胎元谷神之要常召入內殿懇  
 求歸山詔許之若山素好方術所至之處必  
 會爐鼎之容雖術用無取者皆禮而接之家  
 財殆盡俸祿所入未嘗有餘金石所費不知  
 紀極晚歲尤篤志焉以潤之府庫官錢以市  
 藥寶佐骨肉每加切諫若山俱不聽納一旦  
 有老叟形容羸瘠狀貌枯槁詣門款謁自言  
 有長生之道見者皆笑其衰藟若山見之盡  
 禮加恭留止月餘所論皆非丹石之旨若山  
 博採萬訣歌誦圖記無不研考問叟所長皆  
 蔑如也復好肥鮮美酒珍饈品膳雖瘦老劣  
 而所食敵三四人若山欽奉承事曾無倦色  
 一旦從容謂若山曰君家百口所給常若不  
 足貴為方伯力尚多闕一旦居閑何以為贍  
 況帑藏錢帛頗有侵用誠為憂之若山驚曰  
 某此不久將有交代亦常為憂而計無所出

若緣此獲謔固所甘心但虞一家有凍餒之  
 苦爾叟曰無多慮也促命酒連舉數日若山  
 飲酒素少是日亦飲三四爵殊不覺醉心甚  
 異之洎夜月甚明撒觴徐步庭下良久叟謂  
 若山曰可命一僕運鑪錫鐵器十數事於藥  
 室間使僕布炭聖爐曰鼎鉗之屬為一聚熾  
 炭加之烘然如蜜不可向視叟於帶間解小  
 瓢出丹二丸投於火中闔扉而出謂若山曰  
 子有道骨法當度世加以高尚真性無念  
 惠仙家尤重此行吾太上真人也遊觀人間  
 以度有心之士憫子勤志故來相度爾吾所  
 化黃白之物一以留遺子孫旁濟貧乏一以  
 支納帑藏無貽後憂便可命棹遊江為去世  
 之計翌日相俟於中流也言訖失其所在若  
 山凌晨開閣所化之物爛然照屋復扁閣之  
 即與寮吏賓客三五人整棹浮江將金山寺  
 既及中流江霧晦冥咫尺不辨若山獨見老  
 叟棹漁舟直抵舫側招揖若山遂入漁舟中  
 超然而去久之風波稍定昏霧開霽已失若  
 山矣郡中几案收得若山訣別之書指揮家

事又得遺表因以奏聞其大旨以世祿暫榮  
 浮生難保惟是登真脫屣可以後天為期昔  
 范丞相泛舟五湖是知其主不堪同樂也張  
 留侯之去師赤松是畏其生不可久存也二  
 子之志與臣不同臣運屬休明累叨榮爵早  
 悟昇沈之理深知止足之規模心玄關偶得  
 丹訣黃金可作信淮南之昔言白日可延察  
 真經之妙用既得之矣餘復何求是用揮手  
 紅塵騰神碧海扶桑在望蓬島非遙遐瞻帝  
 闕不勝犬馬戀軒之至玄宗省表異之運命  
 優恤其家促召唐若水與內臣齋詔江表海  
 瀕尋訪杳無音塵矣其後二十年有若山知  
 舊自浙西奉使淮南於魚肆中見若山鬻魚  
 於市混同常人睨其使而延之入陋巷中榮  
 迴數百步乃及華第止使與食哀其久貧市  
 鐵二十錠明日復相遇已化金矣盡以遺之  
 使姓劉令劉子孫世居金陵亦有修道者南  
 嶽總真集云其弟若水尸解於南嶽

王向

王君諱向杜陵人也生而持節奇操曰久望

終南高峯謂父母曰見長大必居此山以求出世鄉里異之博採墳典經目即誦之年既冠與里人鄭爽業文舉進士二年未中第退居南山石門谷以坐忘返照為事累年神仙孟先生降授三一五千之道能變化飛行分形散影唐明皇開元末其友人鄭爽為御史奉使揚州既至於途申見向弊衣僮僕側立道隅鄭惻然憫之使人召至傳合問其遊息向以旅寓因憐為答明日復來謂鄭曰吾子眷眷有故人之情能易服降貴過予懸廬乎鄭然之即更衣潛往經歷闈閣復入陋巷若由荒徑殆無人蹤葉榛隘窮者數里乃及所居入門則向請先入為席久之使侍者引鄭即進見金樓寶臺朱甍翠殿非人世所睹向霞冠雲衣羽衛嚴威勢若王者鄭悚悸不敢仰視留宴一夕奇饌仙樂不可目名及曉相送于門謂鄭曰子雖名遂功成而力尚清因使左右樵僮持弊蓋引還傳舍即以此蓋於市貨錢百萬以贈於鄭自此不知所之復往追訪無復舊迹使回京師具以密奏時明皇

棲心神仙亦詔淮海節度使物色訪求竟不能得向與鄭語舊之時云已為太一仙人矣

### 羅子房

沖虛子姓羅名子房唐玄宗開元中父子修行於玉笥元貞觀其父尸解葬空棺於觀側沖虛子久亦功成駕空舟於門外杉表騰空而去

### 王夏

小有洞真人王君諱夏嘗有過詣於人間五年當執房政後南陽張茂實家華山下唐代宗大曆中偶遊洛中假僕於南市因得夏焉年可四十餘動幹無私出於深誠苟有可為者不待指使茂實器之易其名曰大寶將厚賞之不受其家益憐之居五年一旦辭茂實曰夏本居山家業不薄連於尼會須執役以讓之今尼盡也請從此辭茂實不測其言不留聽之今暮當去遂暮入白茂實曰感君深恩思有以奉報夏去此甚近其中景象可觀能相從一遊可乎茂實曰可夏於是截竹數尺於上書符授茂實曰君杖此入室稱腹

痛左右悉令去取藥既去潛置杖於食中抽身出來可也茂實依言為之夏曰君可遊吾居者也相與南行一里餘有黃頭執鞭驅青麟一赤文虎二俟於道左茂實欲退夏曰無苦但前行既到夏乘麟今茂實與黃頭各乘虎茂實懼不敢前夏曰既相信信豈必復畏且此物人間之極駭者但試乘之遂僥其上穩不可言於是奴引茂實從上仙掌越壑陵山舉意而過殊不覺險峻如到三更計數百里程矣下一山物象鮮媚松石可愛樓臺宮觀非人間所見將入門揮鞭曰阿即來紫衣吏數百人羅列道側漸入青衣數十人容色皆殊衣服鮮華不可名狀各執樂器前引遂入中堂宴食畢令茂實坐夏入更衣反坐衣裳冠冕儀貌堂堂實真仙之風度也其廳戶增闢屏幃林榻茵褥之盛人世非有鶯歌鳳舞及諸聲樂皆所未聞情意高逸不復思人寰之事歡極夏曰此乃仙居非人世所到此君宿緣合得見此故有逃尼之遇仙路殊靜塵難雜君宜歸修心三五劫當復相見夏比



者塵緣將盡上界有名得遇太清真人召入  
小有洞中示以九天之樂復令下視生死之  
海且曰樂非難求苦亦易遣如為山者掘土  
增高也自是修歷五六劫及證此身迴認委  
骸積若山嶽念念修心修已一世形骸雖改

此心不忘修致其功則亦非遠亦時有心達  
氣清一言而悟者子勉之黃金百鎰為修身  
之助令黃頭與茂實等從到乘麟處復令黃  
頭執之復步送到家家人方環泣茂實投金  
井中負抽去竹杖令茂實潛臥余中復曰我  
當蓬萊謁大仙伯明且蓮華峯上有彩雲東  
去我乘之也遂揖而去茂實忽呻吟衆驚而  
問茂實給之曰初腹痛忽若人召遂奄然固  
不知其多少時也家人曰取藥既來呼之不  
應已七日矣惟心尚暖故未能殮爾明晨望  
蓮華峯上果有彩雲東去茂實遂去遊名山  
後不知復所在因號復為麒麟客焉

王四郎

王處士第行四郎洛陽尉王瑤之尊姪也少  
時隨母他適自後或至瑤家不復錄矣唐憲

宗元和中瑤常謂自鄭入京過東都大津橋  
四郎於馬前拜布衣草履形貌山野瑤不之  
識因言其名瑤哀愍之四郎乃曰叔今赴選  
姓有少物奉獻即於懷內出金五兩色如鷄  
冠曰此不可與常者等之到京於金市訪張

蓮子付之當領二百千瑤異之即請曰爾頃  
在何處今復何適對曰比居王屋小有洞天  
今有家往幾嶺山知叔到此故來拜候瑤曰  
爾今停泊何處曰中橋運旅席家瑤曰吾即  
看爾曰行里有期恐不得候候瑤徑歸易服  
而往則已行矣因詢席氏乃曰妻妾四五人  
皆殊色至於此宿鞍馬華侈非常其王處士  
肩昇先行去柱劍南瑤私奇之然未甚信重  
及至上都謂家奴吉兒曰爾將四郎所留金  
一訪於市果有張蓮子出金示之蓮子驚喜  
曰何從得此所要幾緡吉兒曰二百千蓮子  
遂依前而付曰若更要則可再來吉兒遂以  
錢歸瑤大異之明日自詣蓮子蓮子曰此道  
者王四郎所貨化金也西域商胡專此伺買  
且無定價但四郎本約多少爾適則不可售

也瑤遂更不取焉自後訪問不復見之

葉千韶

葉千韶字魯聰洪州建昌人少師事西山道  
士學十二真君道術辟穀服氣嘗獨居忽大  
風雷雨電有一白衣人拜千韶言君道德臻  
備仙籍寢陸當在人間役使鬼神更顯功績  
今神人將降君可以見之無所畏也於是千  
韶焚香拱默以坐俄頃雲中有遠遊朱衣真  
官一人降又神將十餘人皆帶劍佩龍虎符  
部從鬼神甚衆有黃衣綠衣更各執簿一卷  
神將皆列拜千韶真官謂千韶曰天命授君  
此簿神將吏兵幸備役使以救世人千韶拜  
授天書捧其簿閱之若人間兵籍也更掌其  
簿書請召則應命後自長嘯則風生林壑噴  
水則雨流原野足擦地則雷鳴轆轤手畫空  
則電光爍爍乃遊行天下每祥狂醉傲於城  
市間忽舉叱以振威人問之則曰我見某處  
火災某處亢旱使雨以救之耳人驗之果然  
常經過州縣適逢亢旱人請千韶祈雨即備  
香案啓祝須臾雨降有請致雷者脚踏地便

鳴從地底發，聲或苦雨祈請不應，千韶立爲止。兩冬中或旱祈雪，千韶乃單衣跣足，立於日中，嘯詠俄頃，風雲會合，降雪連宵。又以符救人疾苦不俟人之求，請見疾者無不憫而救之。有邪病者，聞千韶之名，自愈得符者，終身病不再發。唐懿宗咸通十一年，千韶遊及濠州，聞刺史劉昉忽中風，垂命，名醫莫療。千韶策杖入州，曰：「感我此來，使君再生矣。」於是書符三道，貼於肩、胸、腿，曰：「驅風從脚出。」三日當愈。於是風颯颯從脚心出，三日平復。如故。昉博通文學，素好道術，歷官得郡善政。及人乃謂昉曰：「昉平生師道，忽中暴風，遽感異人，以相救度，董奉、杜燮之魂，今可俾矣。實道力之所報也。郡人皆神於千韶，昉乃迎之於郡齋，以師事之，厚以金帛謝之。千韶遽捨昉而去，尋之無蹤矣。後有人於荆湘間見千韶，話濠州事而笑，十餘年後，隱於西山，時有人見之者。」

王璩

王璩一作璩唐懿宗咸通十三年壬辰歲爲王

屋舍嘗念黃庭經六千遍，欲自註解而未了。深義罷官居山之下，絕穀咽氣，乃入洞中行。三二十里，忽然平闊，壁立萬仞，下嵌室石牀，案几儼然。若有人居，案上古經一軸，不敢輒取，再拜言曰：「臣慕長生，竊入洞天，是萬劫良會。今睹玉案玄經，願真仙許塵目一披，良久忽有一人坐於案側，曰：「子勤至也。吾東極真人王太虛與子同姓，黃庭經吾了所註，便授於子，復以挑核一片，子之大如數斗器，此挑出融皇澤中食之者，白日飛行，此核磨而服之，不惟愈疾，可以延年，子未可居此更二十年。期言訖不見，璩乃攜核與經而歸。服核誦經，狀貌益少，東極真人註黃庭經世或有之。」

李珏

李珏廣陵江陽人也，世居城市，販糶自業，而珏性迥端謹，異於常輩。年十五，隨父販糶，父年老，珏繼之，人有糶之與糶，珏即授之以升斗，俾令自量，不計時之貴賤，一升只取兩文，利以資父母歲月，既深衣物甚豐，父怪而問之，具以實對，父曰：「吾之所業同流者衆，無不

用出入升斗，出輕入重，以規厚利，雖官司以春秋較權，莫斷其弊也。吾早悟之，但一升斗出入皆用之，自以爲無偏矣。汝今更出入任之，自量吾不可及也。然衣食豐給，豈非神明之助邪？後父母歿，世及珏年八十餘，不改其業。值唐李珏出相，節制淮南，而珏以新節制同姓名避之，乃改名寬。李珏下車，復數月，修道齋，次夜夢入洞府，中見景色正，春煙花爛熳，翔鸞舞鶴，彩雲瑞霞，樓閣連延。珏獨步其下，見石壁尤瑩，填金書字，列人姓名，內有李珏字長二尺餘，珏視之極喜，自謂生於明代。久歷顯官，又陞宰輔，能無功德及於天下，洞府有名我仙人也。再三爲喜，方喜之際，有二仙童自石壁左右出，珏問此何所也，曰：「華陽洞天，此姓名非相公也。珏驚復問，非珏何人也。仙童曰：「此相公江陽部民也。珏及曉，歷歷記前事，益驚嘆，問於道士，無有知者。始召江陽官屬詰之，亦莫知也。乃令府城內求訪，同姓名者數日，軍營里巷相推，乃得李寬，舊名珏，乃以車迎之入府，致淨室齋沐，拜爲道兄。

一家欽事朝夕參禮李寬情性素澹道貌秀異鬚長尺餘皓然可愛年六十時曾有道者教以胎息亦久不食益愈欬之及月餘乃問道兄平生得何道術服煉何藥玉童入夢洞府見石壁姓名仙童所指是以迎請師事願

辨三

十一

十一

以相授寬辭以不知道術服煉之事玉童復虔拜以問寬所修如何寬以愚民不知所修遂具販糶以對玉童再三審問咨嗟曰此常人之難事陰功不可及也復曰乃知富貴之盡有損貧賤用之獲祐名書仙籍以警塵俗之流胎息不食之事亦以實對玉童日師其胎息後李寬一百餘歲輕健異常忽告子孫曰吾寄世多年雖然養氣亦無益汝輩一夕而卒三日棺裂有聲視之衣帶不解如蟬蛻焉已尸解矣

許仲源

唐蜀中酒闌一日有道人過飲童顏漆髮眉宇疎秀酒酣據扇自歌歌曰尾閭不禁滄溟竭九轉神丹都謾說惟有班龍頂上珠能補玉堂闕下穴時隣坐有許仲源者見之顧其

傳曰此非塵俗間人也乃起致敬願解所歌之辭道人曰今日未當說汝必欲知此可於重九日文人觀相尋許因移席與飲未終而先去許至日絕早往觀中而道人先已在焉乃探懷中出一短卷授許曰此老君返老還童之術也吾餌此藥今壽四百二十三年矣

辨三

十一

緣汝宿骨有分加之至懇故以相授若能以陰功成就之即當仙矣言訖化白鶴飛去許乃再拜受歸煉服不怠歲數百而有少容行及奔馬力養數人後入青城山遂不復見弟子有得其術者因以傳人其歌曰尾閭不禁滄溟竭者謂尾閭乃東海泄水穴也人身泄氣之所亦名尾閭若此不禁雖滄溟亦竭矣九轉神丹都謾說者謂龍虎鉛汞陰陽日月黃芽白雪嬰兒姪女皆不歸一也惟有班龍頂上珠能補玉堂闕下穴者謂取鹿角一雙每三寸截之東流河水浸刮去土每一斤用楮實子一兩黃臘桑白皮各二兩盛以金石之器慢火煮三日三夜旋添熱水日足則去黑皮服之

施無疾

施先生名無疾不知何地人也時往來京素間多不食動經歲月惟日飲少酒人強使之食一飯能盡斗米體有青毛人見則運氣頂髮直立治病以水代藥教人行禮義有狂生馬存隨之數日先生云汝於吾何求存曰某留心爐火有日矣終不有所成願先生略言大槩先生始則仰面長歎終則倪首責存曰子家貨不啻千萬金玉堆積貴朽於庫粟陳於倉然日食不過數盂身衣不過盈疋尚不知足無厭之心可知也有好者給汝曰得大藥燒異物為黃金用以為飲器則神仙可學也乃誑者之私言非通人之至論昔昌黎翁洞賓初學道有人謂之云當得助道之術我有術用藥煮銅為銀翁曰有變乎其人曰後五百年乃變歸其元翁曰吾不願學恐誤五百年後人一語感通高厚名藏真府迄今為神仙存再拜乃去先生多在華山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五